

柒、
如琳院長法語墨寶



道心之中有衣食
衣食之中無道心

勉第二屆畢業同學

如琳

見事省事出世間
見事迷事墮沉淪

勉第三屆畢業同學

如琳

虛心體物天地一家
執相送真對面千里

勉第四屆畢業同學

如琳

開口動舌，無益於人，戒之莫言。
起心動念，無益於人，戒之莫起。
舉足動步，無益於人，戒之莫行。

勉第五屆畢業同學

如琳



捌、
如琳院長文章選錄



感懷 印公導師恩德——



民國五十二年，我來到壹同寺，依止 恩師^{上玄下深}上人出家。雖未曾直接受學於印公導師，然由於上人的關係，能有因緣參禮導師，不時受其照拂。若要提及對導師的感念，實難以言語表達於萬分之一；茲就我平日偶與導師接觸的點滴略為述之：

一、與導師之緣起

首先，講到上人與導師的因緣——由於上人早期對大陸來台的法師非常敬仰，而導師所住持的福嚴精舍又比鄰於壹同寺；再加上上人曾依止導師，因此，兩人又多



了一層師徒的關係。又民國四十六年，「新竹女眾佛學院」於壹同寺開辦，時印公導師擔任院長，演培長老任副院長，上人則為訓導長。據家師上人生前敘述，導師由於常要到南洋弘法，臨行前總是將需要處理的事情一項項地詳細寫在紙上，深怕挂一漏萬，由此可見導師處事之細心及對家師的信任！



再者，自從福巖佛學院改成男眾學院後，我們和導師的互動反而比較密切；因為，隨導師回來福巖的女眾侍者皆悉於壹同寺掛單；所以，我們會先得知導師回新竹的消息。照例，我們應提前去向導師禮座，然而仁慈的導師總是趕在我們去福巖之前，一大早就來到壹同寺；他都會先到大殿禮佛，然後到處走走看看，像一個大家長般地看看這些孩子是否安好。之後，他會到祖師堂（供奉家師上人的紀念堂）看一看，向觀世音菩薩問訊；每

次來皆是如此，這是最令我們感動的地方。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就是這般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其內心對於曾經一起共事僧教育的晚輩的深深感念。雖然他總是默默無語，以行動來表達他的關切；但我們仍能體會到一位修行長者的典範，並以最真誠感激的心回應！

二、佛學院與導師之特殊因緣

由於上人生前有辦佛學院的心願，這件事一直令我不敢忘懷；因此，自上人圓寂後（民國七十九年），便於硬體設備上不斷地充實，九十年硬體建設大致完成。之後，我請示於教界諸位長老，如仁俊、妙峰等長老，蒙其開示咸認為壹同寺的地緣為最佳的辦學環境；因為，專業的僧教育——「福嚴佛學院」與我們僅一牆之隔，在師資的供應上是最得力的。有了長老這樣的鼓勵，增強了我辦學的信心。辦學這件事固然重要，但必須謹慎籌備，尤以硬體設備上更求健全；直到民國九十年底，舉凡學生寮房、衛浴設備、教室、電腦室、圖書館，以及院務處等等，已具雛型。此時，心裡非常期盼印公導師能擔任我們的導師；儘管如此，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畢竟老人家已屆九十餘高齡。然而，一種強烈的期盼鼓動著自己硬著頭皮去向老人家請示有關辦學的事情，並請導師慈悲擔任學院的導師……。記得那時說話的當下，全神凝住於導師的神情，



一看到導師微笑、點頭，內心的興奮與感動真是難以形容；剎時由衷地五體投地，而沸騰的五臟實莫以置表啊……！

復又向導師請示有關學院辦學的事宜，蒙導師慈示此實為壹同寺第二屆的女眾佛學院。能夠有導師任院長時第一屆女眾佛學院的楷模，現在又有導師做我們的依靠和指南；因此，在僧教育這方面，讓我深覺無比榮幸與感恩！同時，也感受到導師對壹同寺有著一份特別的慈愛與關懷，這給予我心靈上極大的支持力量與無比的溫馨照拂！



「壹同女眾佛學院」能有福報禮請到當代佛學泰斗印公導師擔任我們的導師，是多麼光榮的一件事！若提起要去向導師禮座，同學們都會非常的興奮；但是要有規矩——學期只能去一次；每去一次就得到一次心靈上的加持！記得有一次在屏東「法雲精舍」，我們全體師生

前去向導師禮座，導師很慈愛地跟我們坐在一堂，並對我們開示：「希望你們好好學習，以後多幾位比丘尼法師出來，為教界服務……。」啊！這是導師在為我們授記呢，此乃無上之榮耀啊！據說，當天也還有幾個團體去向導師禮座，而導師唯有對我們學院的同學開示，……。我們簡直就像是天之驕子般，有著無比的的光榮！由於不忍叨擾導師太久，常住法師帶領大家到院子隨處走走，只見導師在樓上窗台慈愛地向同學們揮揮手，那種溫煦和藹的神情讓我們大家終身難忘！內心的澎湃激昂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每逢過年，我都要去向導師拜年，並向導師稟報學院的辦學情形：「感恩導師創辦福嚴精舍，現在學院有九位法師來授課，而福嚴的法師就佔了七位！」導師謙虛地答說：「這都是你師父啊，當時興建福嚴時，我常要出國，只是把事情交代交代就走了；多虧你師父幫忙照顧，我才能很放心地出國去。」這時的我方能體會到所謂的「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真實意義啊！此外，聽福嚴

厚觀院長說，他去向導師禮座時，導師會問起壹同辦學的情形，這又讓我感受到《金剛經》裡，佛陀對弟子的「善付囑，善護念」哪！



三、導師給我們的意外驚喜

記得有一次，壹同寺舉行八關齋戒法會時，正好導師在福嚴，我們便帶領三百多位戒子去向導師禮座，戒子們欣喜莫名。又有一次，也正是八關齋戒期間，當天一早，導師侍者來電告知我們導師會過來；接到這樣的消息，我們當然很歡喜，但不知導師何時會到？若是在法會進行當中導師蒞臨，我們便有點兩難了——既無法停止法會，又不能讓老人家久等；而我們也不好要求導師幾時到，只好暗中求佛菩薩幫忙……。誰知，導師有如天算，正好於正授完畢戒子禮佛三拜起身時，不早不晚地準時抵達大殿門口，如佛之降臨般地令人感到無比驚喜！除了讓人讚嘆老人家的慈悲感應道交及因緣的不可思議之外，真不知該如何去形容這種殊榮！

雖然，我未曾直接受學於導師，然而這點點滴滴的言教身教，都令我謹記在心；此外，也永遠牢記著導師對我的叮嚀：

「當住持嘛，要與大眾平起平坐！」、「自己修行、斷煩惱才是最重要的！」啊！就這樣簡潔的兩句話，如警鐘般隨時提醒著我，深恐辜負長者的耳提面命。有了導師的精神依靠，儘管辦學這條路上再孤獨艱辛，我們也無所畏懼而能勇往直前……；因為，背後永遠有位巨人在默默支撐著！感恩導師！



袈裟裡的風範——恩師^上玄^下深上人

一、楔子

台灣的宗教型態豐富而多樣，從明、清時期隨著移民潮進入台灣的「齋教」，到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實施皇民化政策而影響宗教內容的「日本佛教」，再到日本太平洋戰爭失敗歸還台灣予中國，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漢傳佛教」直到今天。



恩師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走過三種截然不同的佛教生態，從出生、出國留學、回國發展。

綜觀恩師的一生，對佛教界而言，雖然並非轟轟烈烈，但他為佛教、為眾生卻能如實地奉獻其身心。現今的教界，了解他的人不多，但他卻是在歷經不同的佛教生態中，默默地盡其所能，在他所處的時空裡盡職運作。

二、恩師一生

在日據時期，台灣佛教大致可分為四大法派：善慧法師所創的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派、本圓法師所創的台北觀音山凌雲寺派、義敏法師所開創的高雄大岡山超峰寺派，及覺力法師所創的苗栗大湖法雲寺法派。青草湖的壹同寺即屬於法雲寺法派。

壹同寺，前身是民國四年柴橋里一鄰灣仔內的一幢簡單建築，由恩師的祖母覺明優婆夷所創的壹同堂，本是齋教的齋堂。



「齋教」，是一種佛道混融、帶髮修行的民間信仰，教義駁雜不純。但在清末民初時卻是台灣佛教的主要內容之一。一直到現在，台灣人稱信佛為「食菜(齋)」，稱佛寺為「菜(齋)堂」，稱出家女眾為「菜(齋)姑」，都是由齋教信仰流傳出來的，可見其影響之深。

之後覺明優婆夷皈依法雲寺開山覺力禪師，遂將壹同堂改稱「壹同禪堂」，與覺力禪師的法雲寺法派結緣。壹同堂才由齋教的形式轉為佛教寺院。

(一) 薙髮披緇

恩師生於民國二年(1913年)十一月九日，從小聰慧靈敏且即具佛緣。因祖母覺明優婆夷緣故，常在壹同堂走動。由於覺明優婆夷與法雲寺法派的結緣，民國十一年，壹同寺開山和尚尼玄深上人，因緣具足，亦皈依於覺力禪師派下的達精法師(妙果法師之徒，妙果法師



為覺力和尚的大弟子)出家。更於民國十九年接任壹同堂住持。

(二)負笈東瀛

民國二十五年，受日本統治的台灣，對佛法的宣揚並不普遍，學習佛法大多前往日本。由於對佛法的好樂，恩師自覺所學不足，遂決心遠赴日本求學，就讀於京都尼僧學校，除了鑽研佛學之外，對於出家人所應有的威儀、生活管理、修行道風的養成亦有一番心得，而這些學習都助於日後回國，對寺院的管理有所幫助。



再則，在日本就讀期間除了佛法的學習以外，仍努力在當地求學國語(漢文)。因為台灣日治時期實施皇民化政策，學校普遍教導日文，一般民眾則以閩南語交談，國語是少有人會說的，有鑑於此，才會在日本和會說國語的老師學習。

由於恩師的勤奮好學，舉止如禮如儀，被當地人所讚賞，畢業後被邀請至一所尼寺當住持。但他深感於所學佛法，應弘揚於當時佛法貧瘠的台灣，遂抱著熱忱、奉獻的心，於民國三十六年毅然回到台灣，貢獻自身所學。

(三)華路藍縷

民國三十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台灣、澎湖回歸中國。中日政權轉移，民眾

必須重新適應新的領導政府，生活條件並不豐足，經濟有待復甦。恩師便在這個時期回到了台灣。

民國三十六年，回到台灣後，此時的壹同堂不論是軟體或硬體建設百廢待舉，所以回到台灣後，將主要重心放在寺院建設，及寺眾的教育。

1. 梵宇興建

有關寺院的建築，除了在舊有的基礎上作修建外，又增蓋福藏寶塔，乃至後來寺眾增多，又另闢現址蓋大殿。



各類的硬體建設，逐一展開興建動作，但資金的來源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卻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然而，悲願宏大的恩師，憑著積沙成塔的心情，不畏眼前的困難；依藉著菩薩「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精神，一步一步完成了艱鉅工程。

(1) 建寺

民國三十六年，恩師從日本回台，重新整修壹同堂，由於原本的建



築是由覺明優婆夷所建一簡單草寮仔，因時間長遠，屋況連連不得不修葺。接著又在民國四十二年，為了寺眾閱藏之需另建藏經樓，以期寺眾在佛學領域中有所增上、辦道。



由於恩師德行、內學感召，與之共住的人眾漸多，舊址壹同堂已不敷使用，且舊寺後方因緊靠山壁，每逢下雨，山壁的土壤



便會隨著雨水沖刷下來，導致寺院內外牆每逢下雨必得大清洗，甚為不便；加上民國四十八年八七水災，更加速舊寺的毀損，基於以上種種緣故，恩師不得不另外覓地蓋寺。

在民國四十九年後，因環境整體考量，擇地於福藏寶塔前啟建大殿建築，即是目前「壹同寺」大殿所在位置前半部分，現在大殿佛龕內的釋迦佛及左右脅侍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都是在當時塑造的。接著又相繼完成琉璃寶殿，前後歷經十年之久，其中艱辛不為人知。民國六十三年，因為寺眾之需，又增建大殿左右的僧房。

民國七十七年，為了八關齋戒戒子過堂用齋、上課的場所，及春秋二季法會信施用齋場所，決定擴建五觀堂。五觀堂的擴建的意義，從目前使用五觀堂的頻率來說，更看出恩師當初的睿智的決定，目前這個場所除了用來做八關齋戒戒子用齋、上課，更是佛學院學生舉辦各種活動的主要場地。



對寺眾的照顧，除了色身的養護，也沒有忘卻提昇僧眾慧命的涵養。為此增設了圖書室，讓寺眾在生活中，在出坡作務之餘，也能透過對佛學的充實，明了修學方向，洗滌自身煩惱，於菩提學程上得以增長。

(2)建塔

民國四十四年，恩師護念眾生百年之後的歸處，也為後代弟子經濟收入，而覓地於觀音山上建塔。然而當時物資條件相當缺乏、民生困苦，再加上寺中開辦的佛學院尚要供應一切物資所需，在蠟燭兩頭燒的情況，恩師依然不為所苦，為了所需款項，南北奔波，說法、勸



募，加上自身的氣喘病，讓蓋塔之事格外辛苦，所幸寺眾知曉共體時艱，不以為辛勞，全心為常住奉獻，幫忙募款蓋寺、起塔，如此上下一心，方能在當時物資條件缺乏的民國四十六年，完成艱鉅的建塔工程。

完成的寶塔，取名為「福藏寶塔」，即今日所見三座塔之中的中間那座。取名的想法來自於希望亡者能福慧具足，往生淨土無障礙，陽者亦能因此而親近寺

院聽聞佛法，修學聖道，具足福慧。恩師心心念念不離一切眾生，無非就是希望眾生得一切佛法利益。

此寶塔高七層，為放置亡者骨灰；自第二層起，由下往上分別為「極樂國」、「涅槃城」、「吉祥山」、「光明藏」，最上兩層並未命名。八角形的塔尖處懸有銅鈴。後因年久殘破進行過整修，原龍形飛巖改為立象，並貼上土黃色琉璃瓦，邊緣以字法輪及蓮花圖紋裝飾。現今所見的左右二座塔則是民國八十三年再增建的。



2. 化眾慈和

依著「佛法弘揚本在僧」的信念，恩師對僧伽教育、佛法的護持尤為重視。於內，禮請眾多法師為寺眾授課，



對信眾也常宣講佛法意涵，使之能於佛法大海中得利益；於外，對隨著國民政府來台弘揚佛法的高僧大德們也相當禮遇、護持，也盡一己之力為之做翻譯工作。

(1) 寺中講課

從日本回來台灣後，除著手建設方面，對佛法的弘揚亦不遺餘力，為了讓寺眾在出坡作務，維護常住運作之餘，又不偏廢佛學，恩師極力提倡常住學院化之生活。平日除了寺院運作的維持外，特別禮請法師為我們講授佛學課程，充實佛學內涵；另外還請了教漢文的許遐年老師，教導四書、書法等，由於這位老師的認真教學，讓寺眾對於漢文稍有基礎。

另外，還邀請到初從大陸抵台的慧三法師來壹同寺，教導寺眾佛學課程，前後有六年之久，他曾受慈航菩薩之邀在圓光寺上課。後來在台北樹林開創福慧寺，終生修持「穢跡金剛神咒」，臨終自知時至，站立圓寂，是位唐密大成就者。

除此之外，自身還不斷地親自講授《佛說阿彌陀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地藏菩薩本願經》、《慈

悲三水懺》、《金剛科儀》、《梁皇寶懺》等一般寺院較熟悉的經典及懺本。希望透過大家熟悉的經文講解，能夠確立寺眾的正知正見，且能了解經本的意涵，而不只是當個只會誦經而不解其義的啞羊僧。

另外，還要騰出時間，發心錄製講解《梁皇寶懺》錄音帶，透過一句、一句的講授錄製，讓信眾在農忙之餘，除了照顧家庭外，還能兼顧學習正確的佛法。這樣的方式，在當時還頗受歡迎的。

(2)辦幼稚園

心思細膩的恩師，在為僧眾、信眾的教育努力同時，也注意到了孩童的啟蒙教育。所以為了讓孩童從小培養慈悲助人的善行、孝敬柔和的善心，引導其正確的成長，在民國四十六年左右，於新竹市中心開辦幼稚園。然而，辦了幾年，卻因當時人手不足缺少管理而關閉。

直到民國六十四年，在壹同寺重新開辦壹同幼稚園，恩師辦幼稚園的心願，才得以繼續。



3. 護法無私

民國三十八年，許多法師隨著國民政府，從大陸來台弘揚佛法，輾轉也來到了新竹城。民國四十年至五十年間，新竹城的佛教相較其他縣市更為盛行，這是緣於許多大陸來台的法師一一地來到這裡。

基於敬重正法流傳的傳播者，只要是弘法的法師，恩師能力所及，必當竭力護持。如飲食的供養、護持講習會、弘法的翻譯工作、興辦佛學院……等等，這些都是他老人家從對「法」的敬重，到對「法」的護持，使之流傳的護教心情。

(1) 護持「台灣佛教講習會」

「台灣佛教講習會」緣起是在民國三十八年，太虛大師的弟子大醒法師隨國民政府來台，隨即向政府申請成立一所培育僧才的佛學機構，名稱為「台灣佛教講習會」。

當時的青年學僧大都是從大陸過來的，包括星雲、了中、印海等數十位青年法師。但講習會開辦半年後，因大醒法師的往生而宣告暫停，最後由台灣省佛教會承接主辦，於民國四十年春發函各縣市佛教會招收學僧，又專程從香港禮聘演培法師來台主持教務。此次重新開辦講習會，就讀的學僧主要則以台灣的青年學僧為主。由於演培法師，堅持主張男、女二眾一定要分班，所以尼部就被分置於中壢圓光寺；而男眾部設置於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學僧有晴虛、聖印……等數十位法師。

佛學院，是培育僧才的搖籃，藉由佛學院密集式的

佛學教育，僧眾得以學習正知正見的佛學內涵，如禮如儀的佛門威儀。所以得知鄰近的靈隱寺辦學，恩師共襄盛舉，適時從旁協助、參與，如經濟、物資等供給，雖不是主要的辦事人員，但只要有培育僧才的機會，都不會錯過，無形中也與許多法師結了善緣。

當時，新竹的佛教界因為有了「講習會」的開辦顯得很熱鬧，許多僧青年及指導的法師都來到新竹城，除了對學僧的指導也有對民眾的佈教弘法活動。據恩師提起，慈航菩薩在台上講經時，只要講到有趣的佛教故事時，台下就會有一群人聚精會神聆聽，但一說到較深的義理時，民眾則開始離席走動，這是因為當時佛教還未普遍，民眾對佛法認識也不深，所以會有的情形。



(2)興辦「新竹女眾佛學院」

第一屆「台灣佛教講習會」於民國四十三年畢業，因經濟問題在民國四十六年才重新招生第二屆，男眾部

繼續由靈隱寺提供場所，易名為「靈隱佛學院」，由續明法師擔任教務主任；女眾開辦地點則改在壹同寺(舊寺)，名為「新竹女眾佛學院」，。教授佛學課程的老師，都是禮請福嚴精舍的法師支援。

「新竹女眾佛學院」是台灣佛教首次正式開辦的女眾佛學院。院長為印順導師，副院長為演培法師，教務主任為妙峰法師，恩師則擔任訓導主任一職，參與學生之生活管理，輔導教化學生。後來由於經濟問題，因為壹同寺此時也在建寺，所以只辦一屆後就停辦了。

恩師會積極地興辦「新竹女眾佛學院」，源自於導師來台數年後，認為「台灣的女眾蠻有潛力」。因為四十年代的寺院，大都由女眾住持，他們勤勞節儉，將道場整理得清淨莊嚴，一生歲月全奉獻在佛教。導師看出這股力量，認為寺院的運作，弘揚佛法功能更不可缺少，為了培養此能力，得從教育著手。

在當時教育不普遍，男尊女卑的思想橫流下，女眾想進修佛學是不容易的。為了讓女眾有修學佛法的機會，由演培法師向恩師提起並得到贊同，雖然當時經濟並不寬裕，但仍毅然地投入教育上，這才有了「新竹女眾佛學院」。當時讀佛學院的學生，相信在完成學業後，都能為法燈的延續盡一己之力，讓更多人得到佛法的滋潤，這才不失當初辦佛學院的初衷。

(3)護持大陸來台法師

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法師，主要以虛大師的學僧為主，如慈航菩薩、印順導師……等。而這些法師弘

法活動範圍主要以中北部為主。因初到台灣，各方面物資條件都相當缺乏。藉著地緣之便，只要來到新竹的法師，恩師即發心虔誠供養、護持。



例如慈航菩薩早期因講學，及安置大陸來台青年僧於靈隱寺，大約一個月左右，便會來壹同寺(舊寺)一次。早期沒有電話提前告知，在當天早上，一行人在山門下即敲引磬稱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此時寺眾聽到，趕緊報告恩師「師公來了！」恩師即刻交代弟子們，平日捨不得吃的食物，全部搬出來，煮了熱騰騰來供養師公及青年僧。又當時剛來台的星雲大師，為佛教奔波，但因金錢有限，往來大多靠著雙腿，恩師也即刻供養星雲大師一輛二手的腳踏車。



他老人家總是以身作則來教導我們、告訴我們，自己可以省著用，但供養法師一定要有一分虔誠供養的心拿出最好的，因為護持僧眾就是護持佛法的流傳。他常說只要自己做的到，都要盡力去做；只要是為佛教好的，都要努力去護持。就如當時印順導師將原本要在香港建設的福嚴精舍移到台灣來時，恩師因地緣關係亦盡力幫導師做蓋寺監工的工作，讓導師能專心於南洋及台灣各處的弘法工作。有著無私奉獻的為教精神，恩師方能如此廣結善緣啊！

(4) 協助大陸來台法師做翻譯工作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在統治台灣五十年之後正式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佈署接收台灣的動作。在此時恩師卻選擇繼續留在日本學習國語，直到民國三十六年始從日本回台。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許多法師隨之來台，然而當時國語並不普遍，民眾多數只聽懂閩南語，語言隔閡，造成大陸來台的法師，在弘法上產生諸多不便。此時恩師即以在日本學習的國語派上用場，協助許多法師做翻譯工作，從國語翻成



台語，嘉惠台灣民眾聽聞、學習佛法的機會。前後共協助了慈航菩薩、印順導師、演培長老、星雲長老、慧三

長老等諸大長老做過翻譯。

這說明了恩師除了流利的語言運用之外，更是獲得眾長老的讚賞，才能多次地擔任這份工作。

4. 法會共修

除了積極在建設與弘法工作之外，恩師也重視法會共修的功德與力量。

共修的意義在於大眾能透過共修的力量，和合同聲，摒除雜念，淨化心靈，同時透過共修後法師的開示，煩惱得以蠲除，另外一面也使寺院能正常運作，法師們能安心辦道，達到內修外弘的功能。



基於自利利他的想法，壹同寺在恩師的規劃下也有些常態的法會，除了每個月農曆的初一、十五共修法會、每星期六晚上的《地藏經》共修外，另外，還有一個月一次的兩天一夜八關齋戒，一年兩次的春秋二季的法會。

下文簡單介紹八關齋戒及春季二季法會。

(1)八關齋戒

八關齋戒是佛陀為平日繁忙的在家佛弟子所設，主要學習過出家清淨梵行，長養出世善根，受持不殺生、不與取、不淫欲、不妄語、不飲酒、不坐高廣大床、不著香花鬘及歌舞觀聽、不非時食等八法。

為了眾生道業增進，恩師早有辦八關齋戒戒會的想法。但苦於場地因素而無法進行，直到民國七十七年底，大五觀堂擴建完成，廚房重新建設完畢，人事也妥當安排了，在各方面條件具足後，在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十八日第一次舉辦八關齋戒，禮請真華長老為得戒和尚。一切過程如法如律，希望信眾能在受戒、守戒、護戒中慧命得以增長。

記得在民國七十八年八月那次的八關齋戒，長老有事不克前來主法。恩師當時是帶病身體，然而，正法延續的使命，讓他忘了自身的疾病，依然走上主法的位置，為戒子傳授八關齋戒。這是恩師舉辦八關齋戒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主法。

辦八關齋戒以來，老人家如果身體平順，會親自來參加；若身體違和，在正授完畢，我就要向他報告今天來了多少戒子。有一次戒子來的少，我即報告：「這次較少，沒有一百人。」他則回答：「人少，你也要辦，修行人要有戒，有戒，道業才會增長，這是對眾生有幫助的，你要繼續做。而且這是給在家人有親近三寶的機會。」

他老人家念茲在茲的就是眾生道業如何得以增長，

如何依著守持清淨戒，讓煩惱得以蠲除，人生能有向上、向善開發的力量。他的色身雖生病了，但心卻不受疾病所擾，依舊努力著做對眾生有益的事情。由於恩師對戒法的堅持、對眾生的愛護，八關齋戒才能從民國七十八年三月，每月一次維持至今(除民國九十二年的 SARS 期間停一次)。



(2) 春秋二季法會

民國四十六年，福藏寶塔竣工，恩師決定每年舉辦春秋二季梁皇超度法會。春季法會日期訂在每年農曆二月初六至二月十二日共七日；秋季法會日期則訂於每年農曆八月六日至八月十二日共七日。

(四) 圓滿示寂

民國七十九年，農曆五月十一日，恩師圓寂往生，世壽七十七，僧臘六十九。

他一生為教奔波，忙碌使得身體更加孱弱，雖然有氣喘、心臟疾病，但個性使然，大丈夫的胸襟，說話卻是聲若洪鐘，走起路來朝氣有神，從外表是看不出身體的違和，致使他的往生帶給弟子們的是極度震憾，佛教界為之惋惜，這是那麼地突如其來啊！

記得那天星期日清晨，大家已準備上殿課誦，突然聽到從恩師房裡「啊！」的一聲大叫，我馬上趕到他房間查看情形，恩師一看到我，手指著心窩處，當下即幫恩師按摩，他再看我一眼時又說了一句「五寶」（常喝的沖泡飲品），師兄聽到後趕緊泡給恩師喝下，喝完後呼吸漸緩，手一軟——圓寂了。在前後短短的時間裡，還來不及理清當下感受，順勢的接下恩師坐倒的身體，讓他平躺於床上，師兄弟們準備靠近查看，但為了讓恩師平靜往生，我張開雙手護在恩師床前，不讓任何人接近搖動其身體，接著我大聲念起了「南無阿彌陀佛」，希望師兄弟們以念佛音聲化滅心中對恩師離去的不捨，也能增

加大眾對往生淨土的信心。

恩師圓寂了，這一切來得太突然，當天一早即著手進行佈置念佛堂及相關事宜，有事外出的徒眾都取消行程。為了恩師圓寂念佛之事，我們安排了四十九天，由寺眾輪班、居士隨喜參加的方式為恩師念佛。

有一次恩師帶我到竹山德山寺，參加他師兄玄清法師圓寂四十九天念佛。歸程時恩師說：「念佛四十九天很殊勝！」我回答：「我們也做得到！」

四十九天的念佛圓滿很感恩大眾的成就，從許多上山拈香，隨喜參加念佛的法師、居士們中，更可感受到恩師平日與大眾結的善緣。告別式那天，光是大殿就站滿了全部法眷，而外面的廣場更是擠滿人（那時聽如學師兄說，妙然長老尼還說：「怎那麼有辦法，從來沒看過的，也攢出來了？！」）大馬路更是停滿遊覽車。十方齊聚於此的法師、信眾們，除了追思恩師平日溫厚、圓融的待人處事風格；緬懷對佛教做出的種種貢獻以外，更是以一種不捨的心情來圓滿、完成恩師在塵世中最後一事了。

三、共沐和煦

想要了解一個人，須得從其生活中待人處事看之。在與恩師近三十年中的相處，在每一個細微處、每一個時刻裡，皆能感受到他對徒眾、信眾的慈愛，對教界的愛護，乃至在他圓寂後，由於他的德行感召更是蔭澤後代弟子。下文則透過生活中相處的點點滴滴，展現恩師

不為人知的一面，讓更多人認識其溫和性情。



(一)護教熱忱·處眾無畏

恩師身體一向孱弱，但對佛教界的事情卻保有熱忱的心情。除了平日弘法之外，也積極參與配合佛教界舉辦的種種活動。如四月初八的佛誕節，佛教會舉辦花車遊行，壹同寺主要是派壹同幼稚園的小朋友，在花車上扮觀音菩薩，也有扮釋迦小太子的，熱鬧非凡，讓民眾從熱鬧的遊行隊伍中能接觸佛教。

由於對教界的熱心參與及處事的圓融，讓恩師贏得了許多法師的信任及佛教會裡眾人的讚賞，故常應邀至各處。對於他人的邀請，恩師就如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應」一般，佛教界有任何的邀約，或有寺院落成、開光，或道友生日、往生，只要時間允許多數會隨喜對方而出席，這也是他老人家慈悲展現，總是給人無限歡喜。



記得有一次台中慈明寺住持聖印法師舉行盛會，邀

請恩師參與貴賓席，在請貴賓致詞時，突如其來的請恩師為與會者開示結緣，雖然事前並無告知，但當下恩師也無所畏懼的接受此邀請，為大眾開示修行法要，並且贏得與會者一致掌聲。

（二）勤奮好學·節儉有德

對於「學習」一事，恩師一向是非常勤奮，學習內容也相當廣泛，並不侷限於佛學領域。從早期自動的去日本學習佛法，乃至民國三十四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恩師仍繼續留在日本學習國語。甚至後來回到台灣，還跟著收音機學習英文，一直到六十幾歲都沒停歇。

再者，恩師為大陸來台的弘法法師做翻譯工作，都是抱著學習的態度，因為這樣的態度讓他思想更開闊，身心更自在，處事更圓融。

除了對學習的熱誠，生活中的節儉方式更令人動容。早期生活困頓，養成了恩師對每一筆錢的利用都做出慎重的考量。生活中，一件衣服縫縫補補還捨不得丟，因為認為還可以繼續穿。總認為每個人福報有限，不應該浪費信施一粥一縷，舉凡這些節儉的事情，生活中處處可見恩師的用心。

記得民國五十三年他四大違和，到台大醫院就醫，暫住台北。四月是產枇杷季節，他吃了還讚好吃，但問起價錢，隔天便說不要買，問他為何，他說不好吃；那時才領會到實報價錢是我失算，原來不好吃是價錢，不是枇杷。又有一次師兄陪他去台北就醫，回程恩師選擇

坐公車（坐公車下車後還要爬坡，對有氣喘的他比較辛苦），問他原因卻說省下的錢可以買些麵包當等路。心心念念就是為他人好，不為自身更好利益著想。

（三）謙沖自牧·慈愛眾生

恩師為人處事謙和溫厚，尊重每一個人的自我展現；心量寬大，更能包容與自己不同的想法、事物；有衝突時，會傾聽他人的想法，不以師長身分而強制。與他相處便能感受其溫和不躁的氣質。溫厚的氛圍，就連如學法師也曾對老人家說過：「您好像媽媽照顧孩子一般，好慈祥。」

常在他身邊圍繞的我們，更是時刻感受到他慈光的照拂。有一天，恩師要我學騎摩托車，為了考上駕照，他每天早上不辭辛勞陪我到天公壇學騎車，因為天公壇周圍有S型的場地可供練習。去考試時，恩師在旁邊守著，一聽到我考上了摩托車的駕照，他在場外高興的大聲拍手叫好，讓我也感染到他的真心的喜悅。

他總是無微不至地護念弟子們，不論是道業上的增長，或是生活中言行舉止的提醒，為的就是希望我們在菩提路上，時時刻刻保持道心，堅定自己修道目標。

恩師慈悲的風範、謙讓的涵養，使其周遭的人如沐春風，至今懷念不已啊！

四、哲人已遠

一襲袈裟披上身，多少的責任在心頭。恩師的一生歲月就在幼年出家，出國留學，回國建設、弘法中經歷。生命過程中沒有轟轟烈烈，但也沒有浮華不實，只有單純、無私、盡形壽奉獻他的身心。也因為謙和的性情，不喜人爭，只是默默的做而不浮誇，別人有需要時，即發揮雪中送炭精神協助他人，受過其恩德的人，點滴自在心頭。

自從承接恩師交予的責任，我以師志為己志，所做的一切建設、教育，都是為了眾生得到更好的佛法滋潤。所有的工作能順利一一完成，都是恩師的德行蔭澤於壹同寺的。老人家給予弟子們的除了有形的教導之外，更多的是從他自身所散發出的無形教誨，影響更是不可限量的。

恩師圓寂，至今已有廿一載，時間彌久，懷念彌深，祈願恩師能在常寂光淨土中得到安養。



遙寄蓮邦——緬懷恩師

敬愛的師父：

每憶起您的慈容，憶起您對徒兒的教導，心中是滿懷著尊敬和感恩。

還記得您曾對徒兒說過：「如琳啊！你真是一個修行人，觀世音菩薩會疼你的。」這句話猶言在耳，而您卻已生西十六個年頭了！還記得當初聽了這句話，並沒有什麼特別感受，更不知道您這句話的涵義是什麼？然而，隨著年紀漸長，生活中的體驗變多了，再三思索這句話，才深深體會到這是您老人家對徒兒的一種鼓勵與嘉許，是既鄭重又謹慎的用詞啊！且您的這句話，也影響著徒兒這一生，更深切地體認到做一個修行人該有的準則。師父，謝謝您當年的這句話給予這一生的影響啊！



時間過得真快，從您移居蓮國，至今已有十六個年頭了。心中有好多、好多話想對您說。您知道嗎？十六年來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算短，在沒有您的照顧下走來，格外要多用一分心；而「壹同寺」也在這十六年中改變了不少。就人事方面來說：從您生西之後，蒙您的護念，內眾、外眾增加了不少，人一增加，硬體設施就不敷使用，所以就得從興建住眾寮房工程改



起。從民國八十年，先由五間寮房、一間過路間開始拆除，一直到民國九十年大悲院及花園圍牆的工程竣工，才算圓滿了整個硬體設備。

在這段期間，一路走來敲敲打打，不覺辛苦，所希望的只是住眾們能夠有個更舒適的環境來修學、辦道；信眾們能有一座更清幽的寺院來聽經、聞法，參加共修。雖然在這當中，難免會有許許多多的

不如意，但秉持著您當初說的這句話：「如琳啊！你真是一個修行人，觀世音菩薩會疼你的。」由於這句話的鼓勵，才可以心無旁騖，勇敢做一位修行人所應作的事，縱使還是得面對種種的困擾與不如意，但，相信它們會如四季的變化一般：雖然有令人瑟縮的寒冬，然而，隨著四季的遞嬗，暖春終究會來；縱使有熱惱的炎夏，但涼爽的秋風依舊會降臨的。面對這種種的不如意也就當作如這四季的變化。它——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罷了。





在硬體方面：深深感受您惠澤於徒兒的恩德，由於您生前的廣結善緣，使得種種的興建工程能夠順利圓滿、完成。從改造住眾寮房、琉璃寶殿、大雄寶殿、福藏寶塔左右二座、天王殿，乃至大悲院的興建完工。

在這當中，看到一棟棟建築物蓋起來，徒兒沒有一絲絲的驕傲，有的只是感受到您冥冥之中的護佑。師父，您的恩德，如何才能報答於萬一呢？

就軟體方面來說：見到硬體設施逐漸完成，也想到了您常對徒兒說的：「人，是要教育的。」秉持這句話，便為住眾們請了許多有專才的法師們來授課，致力於「常住學院化」。希望透過法師們的教授，讓住眾們能夠在出坡作務之餘；法會共修之際，能不忘在解門、法義的理解中，更上層樓，進而終至能夠解行並重，在佛道上臻向圓滿。

再者，於民國九十年八月，常住眾遷入了剛興建好的大悲院，而在民國九十一年更辦起「壹同女眾佛學院」。辦佛學院的動機來自於您的悲願，同時也是依於福嚴佛學院這一所清淨、獨立的空間；完全沒有辦法會，且能如法如律地專注於培育純男眾學團的那分感動。那時，每天傍晚時分，都會聽到從福嚴佛學院做晚課時傳來莊嚴、肅穆的梵唄聲，內心中是多麼地歡喜、讚嘆啊！看到這樣的僧團，心中著實感動，也想著 印公導師若有兩處專門培育男、女二眾獨立的僧團不是更圓滿嗎？而男眾僧團已有，但專門培育女眾的僧團呢？於是便興起了辦佛學院的想法，希望藉由辦佛學院，能夠培育出如福嚴佛學院培育出的優秀學子一般。



如今，辦學已將至四年(民國九十一年~九十四年)整了，離我們第一屆「新竹女眾佛學院」(民國四十六年~四十九年)，這一屆算是第二屆了。師資方面：多

半是請毗鄰的福嚴佛學院的授課法師們來為這群孩子們上課，而法師們對於能來到這裡為學生們上課也都是很歡喜的。由於法師們從福嚴下來，帶著一分輕鬆的心情，踏著花園中的清幽小徑；看著綠意盎然的草地，偶爾還會傳來那不知名的鳥聲，甚至有時還會看到有幾隻在樹梢嬉戲的小松鼠，遊走其間當真會忘了是來上課的啊！或許也就是授課法師們帶著這種愉悅的心情感染了學生們，所以上起課來，同學們才會如此歡悅吧！

看到這群孩子們的學習，使人很安慰。他們都很精進，五堂功課樣樣具足，尤其聽到他們唱誦的和諧、肅穆、莊嚴，實在非常感動，再見到他們，從什麼都不會進入摸索到最後樣樣全能；聽聞佛法，則是從對佛法的不了解，漸漸而能對佛法有一番的圓融、貫通；從初入佛門的生澀到為自己的人生作抉擇而出家……，見到孩子們這些成長，真為他們感到歡喜。從這群孩子們的表現當中，看到佛教的未來希望，更看到這群孩子們身上所散發出的佛教光芒，同時，也感受到了當初師父您在徒兒身上所投下的期望。而今，則是將您對徒兒的這分期望，轉移給這群孩子們，希望他們能不辜負這分深深地期望與祝福。

在法會方面：除了常態的初一、十五的居士共修外，還有春秋二季的《梁皇》也是固定舉辦的。而一個月一次的八關齋戒則是依著您的悲願，舉辦至今，從無停歇。何以從來沒停過呢？因為由於您對八關齋戒的愛護與堅持……。

那時候，您的法體欠安，而每個月八關齋戒正授完畢後，徒兒都會到您的寮房向您稟報參加的人數。記得有一段時間來參加戒期的戒子少了很多，便請示您：「師父！來參加的人變少了，我們是不是不要再辦了？」而您卻殷重、謹慎的說：「戒法對人是有幫助的，不管是人多人少，就算只有三十個人，我們也要辦下去！」您——是這樣殷切的護念眾生啊！



還有一次，八關齋戒的得戒和尚有事不能來，而您為了讓戒子們能如期地參加受戒儀式，還是抱病當得戒和尚。就這樣，眼睜睜的看著您那孱弱的身體，一步一步、緩慢地走向中間臺上。當儀式一開始時，您那莊嚴的法相，卻格外地紅潤。如今想起，您從九歲落髮出家至七十八歲，整整七十年的僧涯始終沒失色，不是沒道理的。

就這樣經過種種的情形，更堅定了徒兒持續辦八關齋戒的決心。從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十八日第一次舉辦，至今也有十七年了。今後，我們「壹同寺」會繼續辦下去的。

許多年來，每憶起您那慈悲胸懷的風格，是既尊敬且更加仰慕的，常常起了要仿效的決心，但功夫不夠，每當境界現前，卻又從所設定的標準直滑下來。啊！思及此，真想要學得您那坦蕩蕩的心胸，談何容易啊！

回想這一生秉著「以師志為己志」。所能作的只有維護、光大您的悲願，依著您的腳步，一步一步踏實的往前邁進，從中實在是談不上個人的創新。然而，這樣的學習，便讓徒兒這一生用之不盡、取之不竭了。

敬愛的恩師！猶記得每次與您談起話來就有聊不完的話題，如今您的形體雖然不在，但您的精神是永遠留存在徒兒心目中的，時間彌久，珍惜彌高。


徒兒

如琳

百叩 95-05







千載靈山佛院在
百年壹同法道再

百年壹同

壹同寺百週年紀念刊

發行人：釋如琳

發行出版：壹同寺

地址：新竹市明湖路 365 巷 1 號

電話：(03) 5204367

出版日：2015 年 11 月 29 日